



# 穿透尘世

赵鹏飞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穿透尘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透尘世/赵鹏飞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6  
ISBN 7-105-03852-7

I. 穿...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29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市飞龙印刷厂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625 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MAGIS 102

## 第一章

### —

夜深了。街上汽车隆隆的轰鸣声消失了，行人的喧哗声宁息了；月亮透过玻璃窗射向屋内墙壁上的光线爬向天花板，逃逸了。

林丽莎躺在床上，思绪万千，辗转反侧，一直没有睡着。这时候，她听到的只是对面墙上悬挂着的夜光表的“嘀嗒”声，她睁开眼睛，看了看，哎哟！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一点钟！如果再不赶快入睡，怎么能撑得住明天从北京飞向纽约的漫长旅行！她从床上爬起来，打开床头柜，拿出两片舒乐安定，吞食下去，这才昏昏沉沉睡了过去……突然，她那微微翘起的嘴唇艰难地迸发出闷声闷气的惊叫：

“救命！——救命！”

睡在她对面床上的杨笑梅早就醒了，只是怕惊动她，才不得不安安静静地躺着。因为她今天下午要飞往纽约，杨笑梅想让她睡个踏实觉。杨笑梅是昨天夜里赶来为她送行，而留住在她家的。当杨笑梅听到这一吓人的惊叫时，便急忙大声喊道：

“丽莎！丽莎！……你怎么啦？”

林丽莎拼命地挣扎着，欠起身来，低V字形背心半露着胸前丘壑。她双手捂住下身，用力睁开她那惺忪的睡眼。

这时，已经是早上十点钟了。

太阳透过剔花窗帘在房间里洒满了斑斓的光辉。

“我做了一个梦，吓死人啦……倒是挺有意思。”林丽莎用手理



顺她那散乱的披肩发。

“什么梦？讲讲看！”杨笑梅好奇地问。

“我梦见我在池塘边钓鱼。”林丽莎仿佛又置身于梦境。“一条肥大的金鱼，哇！有一尺多长呐……这条鱼已经咬住了我的鱼钩。我正要挑起鱼杆，不料那条鱼却脱钩逃去。我耐着性子等吧！……等呀……等呀！谁知道那条鱼霍地转回身，冲着我游来。它飞也似地跃出水面，跳到岸上，顺着我的裙子钻进我的内裤……吓死人啦呀！”

“什么吓死人啦！”杨笑梅嬉笑着：“那还不是你的心中想，我看倒是乐死人啦！”

“看我揍你不揍你！”林丽莎赤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掀开杨笑梅的被窝儿，她没有动手去打，而是将一只手伸进杨笑梅的胳肢窝，胡乱摸索起来，弄得杨笑梅缩着脖子咯咯地笑个不停。

“别闹啦！”杨笑梅轻声说，她用手将她的胳膊拦开：“说真个的，你这个梦我能圆。”

“你会圆梦？”林丽莎虽然不相信做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的遭遇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她也愿意听听别人对自己前途和命运的预卜。“那好，请你给我圆一圆！”

“你这个梦是喜梦。”

“是喜梦！怎见得？”

“占梦术讲过：梦水中钓鱼，大吉利。梦鱼飞，百事散解。”杨笑梅无事时爱看些乱七八糟的闲书。“所以说，你这个梦正好是个喜梦。”

“是吗！？”

“还有，你懂得什么叫‘钓鱼’吗？”

“我懂得。”眼下在某些女人的圈子里，将女人会勾引男人比喻为会“钓鱼”。林丽莎是个做外事工作，见过市面的新潮人物，对此并不陌生。

“你时来运转啦！”杨笑梅特意放大了音量。

“我会有什么好运!?”

杨笑梅煞有介事地说：“你没听人说‘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吗！……这次你飞往纽约，拿着我写给你的介绍信，去见我表哥，准保你马到成功！他的路子特野，他能帮助你……就凭你这长相，往那五星级饭店大堂里一坐，保险立马儿会有百万富翁找上你来，那你可就钓了一条大鱼！”

近几年，林丽莎的确是时乖运蹇，她倒了大霉，她的婚姻遭到沉重的打击。每当想起这件事，她嘴里像咀嚼黄连一般苦涩，心中像用擀面杖杵似的疼痛。

## 二

林丽莎是在军营里长大的。她父亲林雨烟离休前是山东省青岛地区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在她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里，大人给孩子起名字，认为能沾上点苏联人名的边儿是一种时髦，是一种革命化的表现。当时，叫什么娃的、卡的、莎的、娅的很多。所以，她父亲便给她起名叫丽莎。她起小乖巧伶俐，招人喜欢。妈妈白冬暖离休前是小学教员，常掰着手指头教她学算数。父亲曾经在北京的美国教会学校读过书，英语底子好，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从未间断自学英语。他很重视女儿的英语学习，每当她上完英语课后，他必亲自辅导，帮助她学音标，背单词，还特地从北京外文书店买来英语版的《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唱片，教她照着背诵。她的英语是全班的尖子，被指定为课代表。她天资过人，又肯用功，其他功课也都是门门五分，是全校数一数二的高才生。她是个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对她十分疼爱。

她18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英语系。入学不久，她那美丽的容貌，匀称的身段和动人的举止，以及令人欣羡



的言谈笑语，迅速震动了全校，成为众所公认的校花。

她在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聚餐会上，认识了她未来的丈夫顾向前。顾向前一米八零的个头，生就一副健壮的体魄，眉毛挺拔，眼睛长而阔，面皮光泽、润滑，没有长过青春痘，在一般女孩子眼睛里看来，不失为帅哥。他在音乐学院主攻小提琴。她在聚餐会上立即被他的琴音所倾倒。

当他俩堕入爱河时，她父亲曾谆谆告诫说：

“搞文艺的人感情丰富，像一个太阳，光芒四射，并不像一个手电筒把光芒全聚集在你一个人身上……他搞音乐，你将来搞外事，兴趣不同，道路不同，缺乏共同语言……长不了，靠不住。”

林丽莎却不以为然，她说：“学音乐的人都是智商高，感情细腻，格调高雅的人，他们将来对自己的妻子一定比常人更温柔，更体贴。”

感情这东西像一匹难以驯服的烈马，不那么容易挥之而去，勒缰而止。父亲的话就像耳旁风一样，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一次，当她从北京回青岛时，她父亲听到了她还没结婚就和顾向前睡在一起时，简直是气炸了肺。他将她叫过来，痛斥她违反纪律，并恶狠狠地朝着她的屁股抡了一拳。

“你真是儿大不由爷啦！”林雨烟回过头来又打了自己一个耳光。“你败坏了我们的家风，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正经人呀！你爷爷是个烈士，你知道不知道！”他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着说：“你叫我这个政治部主任怎么站在人前，怎么张嘴去教育别人，人家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假正经！还有脸说别人，先去调教调教自己的女儿吧！’……你是不是想把我气死！……你……你……你……你给我滚出去！”

但是婚姻问题早已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能决定的时代了，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决定。父亲的反对比起枕边的清风细雨，实在是微不足道。别人也经常劝他们，“你们二老就别再为她

操心，操心也是瞎操心，她爱怎样就怎样，管她去。”但他和妻子白冬暖私下里还是不由自主地不断地议论着如何驾驭女儿的婚事，不过，那只是空劳其神，与事无补。

林丽莎大学毕业后回到青岛，家里人人为她举行祝贺晚餐。大家为她一起举杯道喜，她一一和大家碰杯，她一饮而尽。然后，她突然站起来，在事先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当着客人的面，郑重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我决定在中秋节和顾向前举行结婚典礼……”

林雨烟将筷子“砰”地一声往桌子上一摔，气恼地说：“你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不和父母商量一下，就自行决定啦？”

“商量有什么用，反正你们也不会同意。”林丽莎嘟了嘟嘴。

林雨烟瞪着眼珠子说：“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任着自己的性子做，不会有好果子吃……反正我不会参加你们的婚礼。”

他俩的婚礼是在北京举行的。举行婚礼那天，林雨烟不仅自己没有乘火车前去参加，还成功地阻止妻子没能前去，他怨声怨气地说：“你怎么能助长她的犯上气焰。”

婚礼是由男方家长主持的。婚后两家也很少来往。

顾向前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京剧团做小提琴伴奏。因为这家京剧团设想在演出现代京剧时用得上小提琴伴奏。林丽莎毕业时，组织上为了照顾他俩的关系，便将她分配到北京市一个外事口当翻译。

新婚燕尔，良宵花月夜的恩恩爱爱，自然不必细讲。

自打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艺术也逐渐被纳入市场。“文革”期间吃得开的现代京剧以及传统的古典京剧的叫座率均呈每况愈下之势。流行歌曲、卡拉OK吸引了众多的年轻观众，再说人人家里都有电视机，何必走那么远的路买票到剧院里去看戏。这样一来，有的剧团入不敷出，还得公家补贴，哪里有钱去发奖金。有的二三





流演员和跑龙套的角色，为了多挣几个钱，就利用私人关系，跑到外面给人家做中间人，挣点劳务费。顾向前也约了几个同学同行，组成了一个“灰姑娘”演唱队，喻意为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未被发现。他自任队长，队员当然并不都是姑娘。他们特意到友谊宾馆以及北京、长城、丽都等高级饭店伴奏、演唱。解放后，演员们认为唱堂会是对他们的污辱，现在就顾不了许多，他们不仅在饭店舞厅里伴奏，如果遇到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举办促销时，他们为了多赚点钱，也前去演奏，助兴。

这天，“灰姑娘”演出队在一家大饭店演出间歇，一个外国女人来到顾向前面前，双手捧着一束鲜花，奉献给他。

他深深向她鞠了一躬，接过来花束，说了声：“谢谢！”

她操着一口洋腔洋调的中国话：

“你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我很欣赏，演出结束以后，请你给我打一个电话，好吗？”

其实，更惹她瞩目的还是顾向前那引人入胜的长相，飘逸优雅，洒脱迷人的风度。她忍不住暗自称赞：“Handsome young man（漂亮的小伙子）！”

顾向前举目端详：这位小姐不过二五六岁，一米六五的个头，新烫的金黄色的卷发刚好齐肩，颜面长而窄，白而皙，只见她颈项向左微微一斜，眉毛轻轻向上一扬，眼睛霍然睁大，嘴角和谐地张开，呈现出奇异的笑容，这是西方女人所拥有的特殊动人的一笑。

她随手递给他一张名片，然后转身离去。

顾向前望着她那穿着牛仔褲的背身，哇！大象腿，走起道儿来，膝盖以上几乎看不见缝隙；其臀部之大，犹如在裤裆的后面塞了两个足球，上下左右不停地滚动，使得一些球迷们见了就想用脚去踢。

他低下头来，阅读名片，帕克美东贸易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总经

理——珍妮·亚当。

顾向前心想：啊！她是个老板……嗯！或许很有钱……有钱怎么着，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妈的，我就是不推磨。她也不照照镜子，瞧瞧自己那份身段……恶心死人。

顾向前没有给她打电话。

第二天，“灰姑娘”演出队在这家大饭店刚刚演出结束，珍妮·亚当穿着笔挺的深蓝色的毛料套装，系着蓝色红条格的纯丝领带，来到顾向前面前，再次将手中的鲜花恭而敬之地奉献上去：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的演奏太成功、太动人了，使我很久不能忘记。我很想认识你，请将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好吗？”她的音调尖细、悦耳。

“对不起！我记不住自己的电话号码。”顾向前心想，甭说我没有装电话（那时候装一部电话，光安装费就得五千元），就是装了电话也不能告诉你，女人往家里打电话，老婆会起疑心，生闲气的。

### 三

一个中秋节的晚上，“灰姑娘”演出队又在这家大饭店演出。在演出结束时，珍妮·亚当摇摆着她那撅着的屁股匆匆来到顾向前面前，一只手将一束鲜花呈献给他，另一只手随即向他伸了过来，显然是想要和他握手。他不得不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纤细而绵软，袖筒里散发出一股掺杂着高级香水味儿的西方女人特有的气息。

“你很有天才。但是，天才一定要有人发现，要有人培养，我愿意帮助你，怎么样？”珍妮的表情和她那献媚、讨好的腔调里却充满着热情和真切的诚恳。

“谢谢。”



“请跟我来，我们一同到咖啡厅坐坐，谈一谈，好吗？”

顾向前心想，事不过三，现在已经是三请诸葛，倘若再拒绝就太不礼貌了……跟她一起坐坐，怕什么，她能把我吃了不成。

他怯生生地跟着她一起走进了咖啡厅。

女服务员似乎对她很熟悉，见她带来一个男士，便特意将他俩带到一个僻静靠窗子的角落，选了一张避人耳目的小桌子，请他俩落了座。

珍妮要了三明治、牛奶和咖啡。顾向前正到了饿的时候，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有一个教授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我可以让他邀请你到那里攻读硕士。”珍妮浅浅地喝了口咖啡。

顾向前一听，只觉得喜从天降，忙问：“是真的吗？”

“当然……”

“你在给我开玩笑吧！”顾向前“文革”耽误了学习，只读到初中毕业，在“学工”时被推荐上了音乐学院，他经常自知底子太薄，做梦也没想到能读硕士，又是去美国。这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

“我在我喜欢的男人面前，绝对不说谎话。”

“那……那学费一定很贵？”

“学下来大概要三四万美元。”

“噢，我哪来那么多钱呀！”

“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

“我的英语没有过关。”

“学习器乐技艺，用不着很多英语。”

这时，外面雷电轰鸣，风雨交加。

顾向前想走又走不了，呆在这里又烦躁不安。他一会儿扭转头望望窗外，一会儿又低下头看看手表。他担心：下那么大雨，回家晚了，老婆会牵挂的。

珍妮也觉得总待在咖啡厅不是个事儿。她很快付过账单，站

起来说：“我们出去走走。”

他们一起来到大堂附设的一家商店。商店的衣架上挂的都是些外国名牌西服，珍妮选了一套黑色纯毛面料制作的递给顾向前，说道：“我看这像是你的号，你穿穿试一试！”

顾向前接过来一看，心中不觉为之一颤：哟！法国产的，“皮尔卡丹”名牌。珍妮接着又递给他一条领带，一条皮带，也都是外国名牌。他穿着停当后，对着镜子一照，果然面貌大为改观：“这很贵吧？”

“不用担心，我送给你。”

“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不敢收。”

“小意思……小意思。”

珍妮付了三千多块钱。

顾向前暗自思量：这小姐是个富姐儿，也挺大方。

珍妮又带他到另一家柜台，给他挑了一双高级名牌的又黑又亮的皮鞋。顾向前换上新鞋，将旧鞋放进鞋盒子里。

“穿上这身衣服，拉小提琴，就更显得文雅、高尚了。”珍妮夸耀道。

物质诱惑力是很大的。

“谢谢你。”顾向前心里美滋滋的，不要白不要，不花钱的东西为什么不要，是她主动送给我的，又不是我向她要的。

外面的雨停了。顾向前忽然想起今天是他们夫妻的结婚纪念日，老婆在家里正等着他一起吃饭。他这时才心急如焚。

“现在雨停了，我得赶紧回家。”他歉然地说，“对不起，我必须离开这里！”

“时间还早，请到我房间里坐坐，好吗？”珍妮恳切地说。

“说不定一会儿又要下雨，我就走不成了。”他借故推脱着，随即伸过手来握住珍妮的手说：“我们改天再见！”

“再见！”珍妮的手迟迟不肯松开，脸上流露出留恋之色。



顾向前爬了两层楼梯，回到家门口时，差一刻钟就是十点了。

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悄声走进来，随后又轻轻将门关上。

躺在里屋床上正在焦急等待着的林丽莎，听到了丈夫那熟悉的脚步声——他先迈那条腿她都听得出来，她气呼呼地嚷道：“你还知道回来呀，都什么时候啦！”

“下雨啦，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丽莎看见丈夫穿戴一新，心中不觉咯噔一下，但她顾不上先问这个。因为她的火气还没有撒完。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她怨声怨气地问。

“不是八月节吗？”顾向前随手将鲜花放在桌子上。

“还有呢？”

“咱俩的结婚纪念日呗！”

“恐怕你早忘了吧！？”

顾向前为了松弛一下这紧张的气氛，便转换话题，说：“嗨！你看看我这身装束怎么样？”

林丽莎正好见台阶就下，脸上立马儿绽放出笑容，上前摸着西服面料，说：“手感真好，是纯毛的……这领带的颜色配得也合适……还有这油亮闪光的皮鞋。”她连声称赞着，上下打量着：“嗯！人五人六的，真精神！人是衣裳马是鞍嘛！你跟哪儿借的这身演出服啊？”

随着当时的世风骤变，顾向前很快变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新潮人物，又加上他是个搞音乐的，感情丰富，很容易接近周围众多的姑娘，因此在他婚前婚后也曾偷偷睡过几个女人。但是这次他的确对形象可憎的珍妮没有产生邪念，所以他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将演出后所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她一定是别有用心……为什么她送给你那么贵重的礼物？这几天接连送鲜花的也是她吧？”林丽莎的眼

睛瞥了瞥桌子上的花瓶。“花瓶里再也插不进花了！”她也像其他女人一样，对男人身上发生的事，十分敏感。

“人家外国人很有钱，不像我们中国人这么穷兮兮的。这点东西是人家给的小费。送鲜花是人家的一种礼节。”

“我看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提高警惕哩！”林丽莎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她顺手将一缕散落在她脸前的头发理向后方。

“净胡想八想……”顾向前心想，女人就是小心眼儿，爱猜疑，爱嫉妒。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丈夫不是那种人。”

林丽莎走进她那六平米的小厨房，将放凉了的饭菜重新加温。顾向前换上在家里常穿的衣服跟进厨房，将饭菜一趟趟端到他们那个只能靠墙摆一张小桌和四把椅子的小小餐厅。霎时间，酒菜摆满一桌。顾向前刚吃过饭，没有食欲，但也得装出一副正而八经吃饭的样子。顾向前面前放的是白酒，林丽莎面前放的是葡萄酒。他俩边喝边吃边谈。

“那个小姐让你填写曼哈顿音乐学院的人学申请书，你填写不填写？”那件事仍然萦绕在林丽莎的心头。

“应该填。”

“你在美国，我在中国，怎么办？”

这时，窗外又圆又大的月亮，一会儿从云彩里钻出来，一会儿又钻了进去。

林丽莎忧虑地接着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对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好兆头。”

“你真糊涂，我能到美国进修，不比在这里窝着强？我如果到了美国，你就可以申请陪读，你也可以在那里进修一个学位。”

“这不是做梦吧？”

“什么做梦，我们的机会来啦！”

林丽莎兴奋地站起来，走进他们那间休息和接待客人用的大



一些的房间,打开录放机,放出迪斯科音乐。她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了迪斯科舞,每当她高兴时,她就喜欢这样做。顾向前也走过来,面对着她一起转着圈子,扭动着腰肢,跳得那样和谐,欢快。

“我们永远在一起。”林丽莎说。

“我绝对不离开你。”顾向前说。

林丽莎轻轻地投入顾向前的怀抱。

顾向前柔柔地吻住了林丽莎。

## 四

顾向前为了出国深造,当真和珍妮·亚当交上了朋友。在珍妮的邀请下,她俩一起喝咖啡,一起跳舞,一起打网球,一起游泳,当然这种高消费,都是由珍妮付钱。一时间,顾向前只觉得自己身价提高了一百倍,他从未像这样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出如此豪华的场所。

这天,他俩吃过晚饭,在长城饭店游泳时,裸露着的身子增加了对异性的吸引力,按捺不住的珍妮突然兴冲冲地游向顾向前,一只胳膊揽住他的颈项,朝着他的面颊吻了一下,郑重地说:

“我爱你。”这句话在她心里埋藏了很久很久,她知道想要得到一个中国男人,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有耐性,慢慢来。这和西方的求偶方式是有区别的。

“对不起……”这突然袭击使顾向前涨红了脸,心里扑通通直跳。“我已经有了妻子。”

“我不管你有没有妻子……我爱你是真实的,我就要表达出来。”珍妮说罢游离而去。

顾向前望着她那隆起的臀部和两条粗腿夹水的姿势,厌恶地皱着眉头。他烦躁紧张,忐忑不安,无心再继续游下去,便到池岸上选了一把躺椅躺下。珍妮见他在岸上,便匆匆游过去,也在岸上

找了把躺椅和他并排躺在一起。

“你不舒服吗？怎么不游啦？”珍妮温和地问。

“不是。”顾向前搭讪着。

“可能是我刚才的话不应该说。”

“不是。”

“你爱我吗？”

“不知道。”

顾向前的这句答话似乎像一个初恋的少女，既吞吞吐吐又难以捉摸。他心想，如果回答“我爱你”，就背叛了妻子，也不是真心话；如果回答“我不爱你”，就会伤害珍妮的自尊，割断了和珍妮的友情，赴美留学深造的锦绣前程就会付诸东流。故而他先跟珍妮兜了个哑谜似的圈子。

这时，放在靠墙壁的一把椅子上的珍妮的手提包里的BP机突然响了。珍妮走过去，拿出BP机，看了看号码，去到服务台打电话。BP机是她的秘书打过来的。她俩在电话上完全讲的是英语。

珍妮打完电话，急忙回坐到躺椅上，冲着顾向前笑容可掬地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刚才我的秘书打电话过来，说是纽约曼哈顿音乐学院寄来了快件，你的入学申请书寄来了。”

“那我们是不是赶快去看一看！”顾向前笑逐颜开地说。他的满怀忧思顿时荡然无存。

他俩迅速冲洗完毕，换好衣服，开车回到了珍妮住的饭店。

珍妮带领顾向前一同返回她的住房。她拨通了自己公司的电话，要值班秘书将快件立刻送过来。





珍妮的住房是双套间。外间是起居室,里间是卧室。

她打开顶灯,又打开茶几上的台灯。她将顾向前让到外间的沙发上,随即从酒柜里取出一瓶人头马路易十三,斟满了两只高脚玻璃杯,并将其分别放置在他俩中间茶几的各自一方。顾向前听说,这种酒是用最上等的葡萄酿制而成,平均酒龄约五十年,曾经是英国乔治六世,女皇伊莉沙白二世招待贵宾所用的佳品,每瓶要一千多美元。他端起酒杯,便觉得异香扑鼻,醇厚沁心。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喝上这种名酒,骤然间,他感到仿佛当了一次皇帝。

这时,珍妮的秘书敲门将纽约寄来的快件送了过来。

珍妮先让顾向前饮酒,她自己打开快件阅读申请书。她看完以后,顺手递给了他。他看着看着皱起了眉头:

“填写并不困难,难的是谁能给我做经济担保?”

“做经济担保需要有一定的银行存款或有一定的年薪收入……现在,只有我有资格为你做担保。”

“是的。我不认识别的外国人,认识的中国人都不具备条件。”

“我需要发电传给我在美国存款的银行,请他们给我开出证明,这要等一段时间。”

“你太好啦!等几天有什么关系!”顾向前激动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房间的暖气烧得很足,热得浑身冒汗。珍妮走进里屋去换睡衣。因为刚才在游泳池返回得仓促,在更衣室她没来得及戴胸罩,现在,她面对着墙壁上巨大的镜子,一件件脱去上衣,突然她的前胸一丝不挂地裸露出来,下身也只穿着一条三角裤衩。这样做或许是她有心的预谋。

她从镜子里恰好望见顾向前那双眼睛正在直直地盯着她的前胸。

她霍地来了个向后转,缓步轻轻从里屋走了出来,将顶灯关掉。室内光线转暗。茶几上的台灯,透过蒂法尼(TIFFANY)五彩